

抓住研究靈感經驗談

曹仕邦

——以自己最初三篇史學論文 如何發現題目與研究過程中如何破解難題為例(上)之一

筆者的撰寫本文，是有感而發的。事緣筆者不時到國家圖書館翻閱典籍找研究史料，閱書太久，會移步存放各大學送來一冊一冊的碩士、博士論文的書架群，在那邊翻翻這些論文作調劑，因而發現如今的研究生們似乎不大懂得如何開闢新的研究題目。舉個例說，研究中國文學的人，往往群趨研究唐朝的「詩聖」杜甫，有關論文觸目皆是。而其中竟有《從美學觀點論杜工部詩》（大意如此）這樣的題目，不知這篇博士論文在研究「美學」還是「杜工部詩」？此無他，研究生們不知如何發掘新題目，是以把這位名詩人炒作至無可再炒作之餘，便出現如此題目而已。其實，倘使懂得抓住在腦海中電光火石般出現的靈感，不怕無從創新。因此筆者將自己最初三篇史學論文如何發現要研究的題目；如何破解研究過程中遇到的難題底靈感，寫在下面，供大家參考。上述三篇論文發表於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六年筆者四十歲以前，屬於初從事研究以至漸趨成熟的時期，這段時期的思路應該跟一般研究生想近，故提供他們作借

鏡。筆者所以將此文送稿於《海潮音》，因為第一篇的內容有一半跟佛教有關，而第二、第三篇則全屬佛教史的研究之故。也許，這篇劣文對從事研究工作的青年學者們有用！

第一篇：〈論兩漢迄南北朝河西之開發與儒學釋教之進展〉，此文發表於《新亞學報》五卷一期，香港，一九六〇（實際刊出於一九六二）。這是筆者在香港新亞書院的研究所修讀碩士課程¹的畢業論文，全文有十萬字左右。

筆者所以注意到古時包括如今寧夏一省、甘肅省黃河兩岸所謂「河西走廊」的地區和青海省西寧市一帶這廣大地區的發展，其過程頗為曲折。

其實，筆者在新亞書院文史系修讀學士課程²，畢業時依中華民國教育部規定³，要繳交一篇畢業論文。那時筆者身處中國局面大變動的時代，大陸地區有大批人隨中央政府播遷台灣，將資金、經營企業的豐富經驗與高深的學術知識帶來，大有助於這地區底開發；

同樣，另有一批人進入香港，也帶來了資金、經營企業的豐富經驗與高深的學術知識進入這英殖民地的蕞爾小島，同樣帶給當地以開發⁴。由是筆者想到一般「中國通史」都言及魏晉南北朝時有不少中原人士因避戰禍而大批舉族逃往長江流域等地，這些情況豈非跟上述的現況很相近？因此向學系提出〈漢末中國人口的流移〉，先探討漢末至三國初年這種數百人舉族流移的情況，因而閱讀《後漢書》、《三國志》等史籍找史料。

在研究過程中，筆者讀到《三國志》記載了曹魏開發河西地區的情況，這開發包括了經濟與文化兩方面。雖然它們跟研究的主題無關，但想到倘使將曹魏以前的兩漢時底有關河西記載；跟以後東晉十六國對峙時的河西情況連結起來，將是一篇不錯的史學論文。於是將此意暫誌於心，先完成畢業論文再說。

及至筆者畢業了，又考進新亞書院附屬的研究所。由於修讀碩士課程要在兩年內完成一篇畢業論文，筆者打算繼續研究人口流移的問題，緣於三國以後的西晉因「五胡亂華」而引起中原人士作動輒千人的更大規模舉族流移，而移居長江流域、遼東和河西等地區，其影響當較之三國時更大更深遠，於是開始閱讀主要史料所在的《晉書》、《魏書》和《宋書》了。

在閱讀的過程中，發現《晉書》卷九四〈隱逸傳〉

中記載了好幾位籍貫敦煌、酒泉等河西本土的大儒，他們都是五胡十六國中前涼國時在本地授徒數千人，門下弟子中有郡守、縣令拜於床下，想到這是曹魏振興河西文化的後效。雖然這些記載跟西晉末年人口大流移無關，但倘使將來研究河西地區的發展，這是需要的記載啊！也暫且按下不表。

依研究所的規定，一年級研究生要在一年之內繳交一篇研究報告，另參加每月舉行一次的「月會」，輪流由兩位研究生各自宣讀一篇不同於上述研究報告的文字。當時筆者想到將河西的經濟與儒學發展作月會報告，而研究報告則提出「山越」的問題，這因為準備大學畢業論文時讀到這盤據今江蘇、浙江、安徽三省山間的民族跟吳國戰爭的經過。

很不幸，正準備動筆之時，讀到已故傅樂成教授一篇研究山越的論文，筆者要講的話，傅故教授早已講透了。不得已，只好先將河西的經濟與儒學問題作為研究報告（當年所用的題目已不憶），應付了研究所的規定。

但，跟著來的月會報告又怎麼辦呢？幸好筆者讀過梁啟超先生的《佛學研究十八篇》，知道佛教由陸路傳來中國，是從玉門關進入，通過河西走廊而達於中原。又讀過陳垣先生的《中國佛教史籍概論》，知道有《出三

藏記集》、《高僧傳》等佛教史籍。因而想到佛教既經河西地區進入中國，那麼這地區本身必留有佛教發展的痕跡，因此閱讀所知的佛教史籍，寫成了〈涼土⁵與佛教東來〉，在月會中宣讀。

上兩篇研究報告呈交之後，研究所當局認為兩者可以合而為一，擴大研究，將它作為畢業論文，較之研究人口流移，或更有意義。於是筆者接受這意見，而以研究此偏遠地區的開發來完成碩士課程！

在畢業論文的研究過程中，遇到不少或大或小的難題，今舉些例子以見：

河西地區經濟的開發、兩漢與三國時代還算有些典籍方面的記載可資利用，然而降至五胡十六國時代，河西地區先後建立了前涼、後涼、南涼、北涼和西涼五個政權，除了前涼時的經濟發展尚有紙上史料可利用之外，其他四個涼國都未有這方面的文字記載，不特此也，近代發現的實物史料——敦煌寫卷和漢晉木簡上都不見這方面的資料，因此過去許多研究中國西北史地的中外學人們對此都束手無策，筆者也一時不知如何是好！

此時節，讀小學的舍弟扁桃腺發炎，要施手術割治，由於當年家境富裕，於是送他到醫院住頭等病房。而手術之後會整夜吐痰，家中安排筆者住進醫院去照顧

他，筆者便帶著《晉書》前去⁶。

在照顧舍弟的數天之中，筆者在《晉書》中翻來翻去都只看到四個涼國彼此相砍、破壞的記載，如我進攻之時順便收割了你在城外所種的麥；他運若干萬擔穀物去供給他的屬郡；我跟你講和，退兵時將萬餘斛軍糧留給你作補償等等。後來靈機一觸，從這些史料的反面，豈非河西農業發達，糧食充足的證據？

不特此也，《晉書》記載了北涼進攻後涼的西郡和西涼的敦煌，都曾實行水攻，水攻是以水灌城。而《後漢書》早已稱「河西舊少雨澤」，在少雨之地而進行耗水甚鉅的水攻戰術，則當地水源應不成問題。從今日的地理知識，我們當然知道河西走廊的農業用水來自祁連山脈的積雪，而《魏書·崔浩傳》更間接提供了河西水源來自「深一丈餘」的高山積雪層。於是論文上半部的難題解決了。

接著來是佛教的部份了，河西地區對中國佛教的貢獻，主要是前涼、西涼、北涼都有佛經翻譯，而北涼時所譯的《大般涅槃經》提出每個人都有「佛性」，也就是每個人都有成佛的基本條件，甚至「善根喪盡」的惡人，只要不再為惡，也可成佛。這對釋迦遺教在中國延綿迄今，影響甚大。轉梵為漢，要有很好的漢文，始能完成完善的中文譯本。河西儒學發達，自能支授當地僧

俗的譯經事業。

然而儒學如何支援佛經的翻譯？《出三藏記集》卷十五〈佛念法師傳〉略云：

竺佛念，涼州人也。諷習眾經，粗涉外學，其蒼雅詁訓，尤所明練。家世河西，洞曉方語，華梵音義，莫不兼解。

據〈傳〉所言，竺佛念因「家世河西」而「洞曉方語」。「方語」指「各方面的語言」，河西是古時中國跟西域陸上交通必經之路，河西人而能通習許多域外語文，並不為奇。又念公「蒼雅詁訓，尤所明練」者，「蒼」指《蒼頡》、「雅」指《爾雅》，都是中國文字學的典籍，前者早佚而後者仍存。竺佛念精通華夏文字學又洞曉西域語文，當然是個翻譯好手，因此他在前秦與後秦兩國的譯場中，都是重要的助手，連翻譯時有助手三千人的翻譯鉅子鳩摩羅什，都倚重念公的襄助。

至於「詁訓」是什麼？原來「詁訓」一稱「詁詁」，是研究中文每一個字從古到今的字形、字音和字義的演變底學問⁷，這是研讀四書五經所必備的知識。然而詁詁對翻譯佛經有何幫助？

時至今日，筆者可以告訴大家，在魏晉時代的佛教是以飽沾儒學的「高門大族」作為主要弘法對象，而大

族中人不僅以聽受法師宣講經論為滿足，非得自己執持經卷研讀始能愜心。若佛經文句不能比得上儒家四書五經那麼典雅古奧，則很難引起他們的閱讀興趣。因此古時譯場僧俗在翻譯時不特故意將經文譯得近似儒門五經的遣字行文，更將詁詁學倒過來使用，要從大堆漢字中選一個最合適的字來翻譯原本的梵字。然而在當年，筆者並不知道上述那些，僅從「蒼雅、詁訓」四個字，知道這是有關中國文字學的運用。（未完待續）

註：

1. 在中國局面大變的時代，許多原本在大陸各大學授課的學人逃到香港。喘息之餘，他們創辦了不少講授大學課程的學府，新亞書院屬其中之一。當這些學校向英殖民地教育司註冊之時，一律被註冊作 College。這個英文字可作大學的「學院」解（如文學院叫 College of Arts），也可作「中學」解，而新亞書院一類學府，一律被視為「中學」（教大學課程是你的事）。由於是「中學」，故無資格頒發大學的學位，因此筆者在那時僅算作修讀了碩士課程。

2. 參前註。

3. 新亞書院雖然身在香港，但因向中華民國教育部註冊，故其行政與課程要依教育部規定，也因此筆者被

頒授教育部的學士文憑。由於港英統治的特殊環境，書院代為保存所有畢業生的文憑，直到一九六九年筆者往新加坡南洋大學任教，已離開香港，方由書院將文憑寄來。

4. 在一九四九年以前，香港沒有什麼大型工業。此年之後，這地區多了不少紗廠、布廠和染廠，更有一家鋼鐵廠。又在此之前，香港僅有一家英殖民地政府辦的「香港大學」，此年之後，有了不少講授大學課程的「書院」（參註1）。

5. 兩漢時代，今甘肅、寧夏兩省稱為「涼州」，到了三國鼎立，甘肅南部跟陝西省中南部連在一起，稱為「雍州」，而河西走廊與寧夏則稱「涼州」。「涼土」者「涼州土地」之謂也。

6. 那時筆者已進入研究所二年級，不用上課，故可以住進醫院數天照顧舍弟。

7. 例如標示方向的「西」字，其原義為「鳥歸巢」，在《說文解字》中，這個字的篆書寫法看來像一隻鳥蹲在巢中的樣子。而百鳥回巢是在夕陽西下之際，久之，這個字便轉作「西方」之用了。

8. 參拙作〈談漢譯佛經的譯文何以深奧難懂？——兼言古時佛家對普羅大眾的弘法方式〉頁五十七，刊於《護僧》第五十七期，高雄，民九十八年。

善導寺傳授在家五戒、菩薩戒通啓

本寺為慶祝中華民國建國百年，祈禱世界和平，佛法興隆，國泰民安，風調雨順，特啓建居家二衆戒會。

一、傳戒日期：民國一百年十一月十三日至十九日（農曆十月十八日至廿四日）

二、傳戒地點：台北市忠孝東路一段二十三號善導寺

三、報名日期：即日起至國曆十一月四日止

四、報名手續：填妥報名單（報名單函索即寄），寄善導寺傳戒會。

五、報到日期：十一月十二日下午二時至五時

六、電話：（〇二）二三四五七五八

七、傳真：（〇二）二三九五二六〇六

八、電子信箱：shandaotemple@gmail.com

九、郵政劃撥：〇〇〇二八四四九

十、戶名：淨土宗善導寺